

微型小说超人气读本
——传奇篇——

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

怀念一双手



Huainian Yishuang Shou

药浴的目的，
是使手上的指骨变软变细，
到最后，握起来，就像个花骨朵。
这双手，能被人这么握着，
它的主人也就到了有春愁的年龄了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微型小说超人气读本
—— 传奇篇 ——

怀念金一双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怀念一双手/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. —南昌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9.6
(微型小说超人气读本)
ISBN 978-7-80742-630-1

I. 怀… II. 微… III. 小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96359号

怀念一双手

出 版 人	姜钦云
统 筹	姚雪雪
责任编辑	张 越
美术编辑	方 云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电话 0791-8368111)
开 本	889mm×1194mm 1/32 印张 6.25
版 次	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字 数	155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80742-630-1
定 价	9.0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邮购联系 0791-6894736 邮编 3300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零点电话	尹全生	001
杀 蛇	韩静霆	005
雅 盗	喊 雷	009
一步棋	许 行	014
珠子的舞蹈	谢志强	017
壳 儿	赵雪芯	021

目 录

认 牙	冯骥才	025
较 技	景田 鹤菁	028
第一只狗的传说	尹全生	031
疤 脸	何济麟	034
官 瘾	杨崇德	037
奇人王五	耿春元	040

火红的狐狸	张燕阳	044
酒 道	谷 鸣	047
擒猴记	杜爱斌	050
红鱼儿	魏东建	053
一片苍茫	戴 涛	057
猫的故事	叶大春	061

元 宝	梁海潮	064
铁匠铺	马宝山	067
绝 响	孙方友	070
“神 眼”	冯骥才	074
狐 殇	王熙章	078
一路高升	张英铎	081

轮 回	吕 洁	084
棋 道	匡莠废	087
午夜聊天室	佚 名	090
镜子里的公主	谢志强	093
眼瞎心明	简桥生	097
杂耍班的侏儒	唐玉文	101

传 奇	徐慧芬	104
谁吃到了花生	马新亭	107
吴线娘	赵明宇	111
顾姓女子的宠物情缘	浅 草	114
腕 王	安昌河	118
春 分	徐水法	122

红 袖	余显斌	126
江 湖	赵昊鹏	130
预 言	陈修琪	133
五彩玻璃球里的前世玫瑰	积雪草	137
十字路口	老玉米	143
追魂狗	吕金华	147

童 票	孙方友	152
瞎子看门人	苏发灯	156
夜半惊魂	李战辉	159
怀念一双手	杨海林	162
一文铜钱	韩浩亮	166
碑 米	刘黎莹	168

高 手	吴宏庆	172
木匠李直	海 飞	176
蟋蟀传奇	王建华	180
守宫砂	西岭雪	184
一个银库兵的绝对隐私	杨海林	188

零点电话

尹全生

煤矿发生瓦斯爆炸，井下全是死尸和血肉模糊的伤者。我从血泊和死人堆里爬起来，企图逃出矿井，但吓得两腿发软，怎么也跑不动……惊叫一声醒来，方知自己做了一场噩梦。

我作为政府办公室秘书，随市政府调查组，来到财源煤矿调查矿难事故。也许是参与了这次矿难调查，也许是平时看多了矿难事故的媒体报道，才使我做了这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噩梦。

这是一个开了又关、关了又开的个体煤矿，安全条件极差，且违反操作规程，最终导致了矿工死伤各一人的矿难。

调查展开后，调查组听汇报、看材料，当地县乡两级政府和矿主都很配合，主动汇报了相关情况，作出了深刻检查，并给遇难矿工家属以优厚的抚恤……三天过后，调查结束了，我这个当秘书的，根据调查组领导定的调，已经把调查报告的腹稿打好了——一死一伤不算重大事故，罚款、通报……

明天，我将随调查组游览当地名胜，之后就要打道回府交差了。

噩梦醒后很难再入睡，我干脆坐起来抽烟。随身带来的香烟

已经抽完，好在矿主送了一条未开封的，便打开来。谁料那条香烟里竟然夹带着一万元钞票！矿主对我这个小秘书就如此大方，对调查组的其他人员会怎么样？这是为什么？

正在我胡乱猜想时，客房里的电话铃骤然响起。已是天寒地冻的冬夜零点，谁会在这时候往宾馆客房里打电话？

来电话的是我初中时的同学二柱子。我问：“十多年没有联系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的行踪？”

“同学串同学，哪个老同学的行踪我不清楚？——你大学毕业后当官了，可我，沦落成了财源煤矿挖煤的打工仔。”

上初中时，二柱子是年级的学习尖子，后因家境贫寒，交不起学费而辍学。二柱子在电话里说他前年结婚了，眼下一家人全靠他外出挖煤挣钱糊口：“你什么时候回老家了，顺便代我看看我老娘，她老人家卧床不起几年了，全靠我媳妇苦撑着照料；还要请你代我看看我儿子——那小家伙可招人喜欢了！”

旧情唠过，我问他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，二柱子这才说：“你们前来调查，就听听县乡政府和矿主汇报就算完了吗？”

“我们走访过劫后余生的矿工……”

他在电话里叹道：“矿工们一怕政府‘秋后算账’，二怕矿主豢养的黑社会打手报复，谁敢透露真情？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难道说我们调查的情况不实？”

“这次矿难何止一死一伤——多数遇难矿工被销尸灭迹了！还有，矿主为了掩盖真相、少付不付抚恤金，还把一些重伤者活埋了！”

我心头一颤：“可是，当地县乡政府向我们汇报……”

“财源煤矿是当地的纳税大户，矿主又重金买通了各方头头脑脑，县乡政府能说实话？一切都掩盖就绪了才请你们来的——要不是有人走漏了风声，他们连发生矿难的消息都不会往上报告。”

我虽然也在仕途上混，但天良没有丧尽，揭露真相、为遇难矿工申冤的欲望升上了心头：“你住在什么地方？我明天找你再作了解。”

二柱子说他现住黑石沟，住所前面有棵弯腰榆树，同室居住着5个打工仔，找到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证明真相。“多年不见，你可能不认识我了。不过我的鞋垫是我媳妇缝的，上面有棉线缝的2004.1.3字样，那是我儿子的生日。”

我还要再往下问，但二柱子那边把电话挂了。我房间里的电话没有来电显示功能，想回电话过去也不知道他使用的电话号码。

第二天我借故没有去游览名胜，独自找到黑石沟。这是条无人烟的荒沟，既没有工棚也没有房舍。但是，二柱子说的那棵弯腰榆树，榆树下面是一片新土，新土旁边有一只半旧的胶底鞋，鞋子里面有鞋垫，上面有棉线缝的2004.1.3字样……

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凉，鸡皮疙瘩“呼啦”起了一身。

我结结巴巴地把情况向调查组作了汇报，招致一片讥笑，但后来调查组还是到黑石沟挖开了那片新土——下面埋着5具尸体，其中就有二柱子……

他的眼睛定定地瞪着，直视着他家乡的天空——二柱子

在看什么？也许，他看到了正在朝他这里张望的白发的老娘，也许，他看到了蹒跚学步、“招人喜欢”的儿子，正向他这里走来。



杀 蛇

—— 韩静霆 ——



师傅警告，被五步蛇咬了，蛇毒入血，走不出五步即毙倒在地。这可是千万千万要当心的事情啊。我把师傅的警告牢记在心。入了蛇餐馆3年，绝无闪失。总能在乱缠成团的毒蛇里，拎到一条毒家伙的七寸，把那厮毒牙往碗边一磕，让乳白毒液喷个精光，然后，干净利落剪去蛇头，手一撸，脱了蛇皮，取了蛇胆蛇血。这日邪了，天东边出太阳，西边下雨。餐馆地上的油渍老是要把我滑倒在地。有客要吃五步蛇，老板喊，二狗，有人要吃了，你快上。我觉着这话也邪，有人要吃，我就上，是吃蛇还是吃我？我咕哝着，提了蛇笼，到客人面前。客人哗地从桌边全站起来，如看杂耍。他们起立，我很得意。于是我潇潇洒洒地去抓了蛇的七寸，那蛇滑得很，竟脱了手，再抓，不想被蛇牙叮了一口。看到两滴黑血渗出来，餐桌上的老爷太太小姐全惊叫起来，数上五四三二一的工夫，我就永别这个世界了。也是无奈，情急生智，我的身边放有一把菜刀，我左手捉了菜刀，一刀在餐桌上将右手剁下，餐桌咔嚓嚓分成了两半。红的，绿的，紫的，黄的，烧的，炸的，炖的，满天飞扬。我晕过去了。我被抬出餐厅。就餐的人逃个精光。

一麻袋蛇扔在地上。如果那些家伙跑出来，跑到街上，还得了？不说那团在袋中蠕动的蛇，就是我未杀死的那条蛇，哪一条闹腾起来，也够受的。后来，老板说，他们全部吓破了胆，把门关上了，上了锁。他说，他的餐厅和他性命攸关，就扒着窗子看个究竟。

后来的事全是老板告诉我的。他告诉我的时候，他出了一头一身的汗。那会儿，我那只砍掉的手，惨白如纸，刀刃上黏着触目惊心的白骨茬。“手”的身后拖着血丝像飞舞着彩带，竟然在地上爬，去追逐那条已经吓得半死的五步蛇。手爬的样子很像海里的海星，或者像乌贼。因为四指长，拇指短，起初爬得很艰难，再加上断手之痛，刀痕淌血，它一阵一阵痉挛，一瘸一拐地向毒蛇爬过去。五步蛇开始完全被惊呆了，脖颈伸得老长，头立着，不知怎么办好。少顷，我的手和五步蛇都醒过了神，手一跃而起，蛇迂回而逃。手指爬动的声音，像马蹄叩地，淹没了蛇腹下鳞片儿飞动的声音。只听见蛇嘴里丝丝地喘气，绝望而凶残地吐着毒芯。如此往复几个回合之后，蛇竟然爬上了墙。手，无计可施了。它跳不高，跳了一次，撞了墙，摔在地上，苍白的皮上青一块，紫一块。最后，手与蛇僵持了起来。好像开始了一场精神战，蛇望着手，手望着蛇，彼此在角力。终于，那蛇胆虚了，顺着墙又逃，爬到天花板，又爬到了下垂的灯绳上。灯绳不安地荡起来了，在空中画着弧。打秋千的蛇无法控制住乱动的灯绳，况且看到那只孤零零的手已经完全失去血色，无助地趴在了地上，一松气，就落在了地上。

奇迹发生了。

就在五步蛇落地的刹那，我的那只离开了我手臂、失去鲜血的

供养、失去我的依靠和指挥的手，突然间，五指一弹，飞跳起来，扑到了蛇的七寸，紧紧抓住，再也不肯放开了。这时候，连门外的人都听见了骨节咔咔的响声和毒蛇在丝丝惨叫，毒蛇拼命摆尾，把身体变成一条皮鞭乱抽乱打，可是没有用。

在另一个房间里，我在疼痛之中惊醒了。

我发现我右手没有了，甚至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没有人能拦得住我。我惊呼着：“我的手！我的手！”飞奔入“蛇室”。我看见我的手卡在蛇的七寸的时候，几乎是热泪盈眶了。我并没有机会赞美我的孤军奋战的手的无比果敢与锲而不舍，几乎是下意识地，我左手拎了快刀去帮助右手，准确无误地迅速斩断了蛇头。

我成了胜者？

我哈哈狂笑。我的笑声和哭声没什么两样，最后笑出了眼泪。

我举起我那只没有手的臂，举起了一个干枯的树杈子。我望着像烤猪蹄一样的刚刚用烙铁烙过的伤口，对着分成两半的蛇身只会重复叫骂，“你他妈的”，“你他妈的”，我骂一句，依旧攥着蛇身的手就用一次力，蛇身就一阵痉挛，蛇头就打一回抖。

蛇真的死了，不动了。

我咣当一声扔了刀。

我那只立了功勋的右手，终于张开了。似乎它很在意自己尸体的姿态，静静地躺在那儿，五指伸得平直，手心的脉络全抻平了。我的左手拿起右手，我徒劳地把手往手臂上对缝儿，缝儿永远也对不严实了。

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的指纹曾经是4个圆圆的好看的“斗”和

6个簸箕，现在，只剩下1个斗和4个簸箕了……这对我真像一场噩梦。

我真遗憾没能把枯手经过古埃及干尸法和现代防腐处理，没能把那只手完整地保存下来，没让它成为世上绝无仅有的雕塑艺术品。我也从此失去了四肢的完美。



雅 盗

喊 雷



神偷七爷祖上三辈儿都靠修锁配钥匙养家糊口。

七爷嫌这个营生挣不来大钱，就入伙行窃。凭七爷撬保险柜、开防盗门的绝技，赢得了同伙的拥戴。不久，七爷被推举为头目。后来，因抢劫银行的计划败露，七爷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

去年春初，七爷刑满获释，闲住家中无所事事。

一天夜里，有一衣冠楚楚、官相十足且似曾相识的人敲门入室。

主客寒暄几句之后，便言归正传。

来说：“七爷，你的情况我十分熟悉。久仰七爷的大名。15年前，你的案子就是我负责经办的。后来我从公安部门调到了现在的工作单位。过去的事，咱是公事公办，无恩怨可言；七爷是个明白人，当不计前嫌。我今天来，是有一要事求七爷帮忙，望勿推辞。我这里先付给酬金一万元，请七爷去我们单位，把挂在办公大楼前边的举报箱中的一份材料取出来给我。”

“请问首长，是什么样的材料？”

“是装在牛皮纸信封里的一份检举材料。今天上午，我的一个

亲信从举报箱前路过，亲见与我经常作对的下属老刘投进了这份材料。咱动手迟了，就要误大事。因为明天是周末，按惯例是纪委开箱取材料的日子。这就是说，七爷在明日天亮前务必把这份材料取出送到我手中。那时，我还要再付给七爷一万元酬金。七爷办这件事，不知有困难没有？”

“凭我的手艺，开一把小挂锁，取一份材料，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。然而干咱这一行的，也讲究职业道德——得人钱财，就要替人消灾。因此，我要问一句：如果你说的那个老刘今后再写这样一份检举材料投进举报箱，首长的这两万元岂不是白白丢了？”

“七爷，你真厚道，能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。但是七爷你这是多虑了。我曾在纪委干过几年，我知道写检举材料的人大都是匿名上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首先考虑他自身的安危。他偷偷摸摸把检举材料往举报箱里一投，过些日子见没有动静——没有把他要告的人怎么样，他就明白他是在拿鸡蛋碰石头，不想收手也得收手。你想想：哪有下级与上级死心塌地对着干的？当官的为他特制的小鞋是好穿的？他一家老小的饭碗还要不要？因此，我花两万元定能买个平安无事。”

“首长高见。不过我还要提一个问题：我不是你们单位的人，夜里出现在你们单位的办公楼的举报箱前，万一被人盘问，我当如何对答？”

“这个嘛，我早帮你考虑过了：举报箱跟前乃是非之地，别人见你在那里转悠，都唯恐招惹是非受到牵连，避之犹恐不及，谁还会来盘问你？不过天下事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所以你在靠近举报

箱时，最好手里拿一个空信封备用。如有人注意，你就装做是往箱内投‘检举材料’；要是真有人吃了豹子胆，敢查问你是哪个单位的，你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：‘我的确不是你们单位的人，但是谁规定外单位的人不能检举揭发你们单位的问题？’——总而言之，你谁都不用怕，只管趁无人之际开锁取材料便是。”

七爷说：“多亏首长想得周到。既是如此，这事定然万无一失，请放心。”

七爷果然说到做到——于次日凌晨便把那份材料送到了“首长”家中，再次得到酬金一万元。二人皆大欢喜。

风平必然浪静。一年过去了，“首长”的官位不但越坐越稳，而且还晋升了一级。为了感恩（同时也是为了封严七爷的口），这年中秋夜，“首长”备了厚礼踏着朗朗月色去看望七爷，不料在半路上与七爷相遇。

“七爷，哪里去？”“首长”问。

“备了些许礼物，正要去首长府上拜望。”七爷回答。

“免了吧。我既然来了，咱就在你家共同赏月好了。”“首长”说。

于是七爷往回走，把“首长”迎至他家后院落座。

酒过三巡，七爷道：“自去年为首长办了那件事之后，黑道上的弟兄来邀我跟他们合伙重操旧业，我便断然拒绝说：‘我如今已金盆洗手，改邪归正，今生不再干那出生入死、提心吊胆的打家劫舍的勾当。’我能有今天的好日子，全仗首长为我打开了财路。我今生今世都不忘首长的恩惠。”